

绿意盎然的 童年时光

■骆文环

春意盎然的季节里,植树节来临,我的思绪飘回到天真无邪的小学时代。那时的我们,怀揣着对大自然最真挚的热爱,亲手种下一棵棵希望的树苗。

记得我读小学时,学校每年都会组织一次盛大的植树活动。植树节前一周,老师们就开始忙碌起来,筹备工具和树苗。我们这些学生,满心欢喜地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。

植树节那天,同学们带着家里准备好的铁锹、水桶等工具,到学校集合。阳光明媚,春风和煦,全校师生浩浩荡荡地向着山上进发。一路上,红旗飘扬,歌声嘹亮,队伍仿佛一条长龙,蜿蜒在乡间小道上。

到达目的地后,大家迅速分组,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植树工作。挖坑、培土、浇水,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欢声笑语。同学之间还自发地开展起劳动竞赛,看谁种得又快又好。那一天,我们超额完成了每人种植五棵树苗的任务,有的同学甚至种植了八棵以上的树苗。那份成就感和喜悦至今记忆犹新。

植树不仅局限于学校的活动,它还深深植根于我的家庭生活中。记得那时,我对植树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,以至于有一次,我偷偷跑到林业场拔了几棵幼苗带回家,打算在自家房前屋后也种上树。我的这一行为很快就被母亲发现了。她严厉地批评教育了我,告诉我这样做是不对的,要经过林业场叔叔阿姨们的同意才能拿走树苗。我羞愧地低下了头,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第二天,我鼓起勇气,向林业场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了我想种树的愿望。他们非但没有责怪我,还热情地送了我几棵按树苗和木麻黄苗。我欣喜若狂,一路小跑回家,小心翼翼地将这些树苗种植在屋后,之后天天浇水,直至成活下来。

几年过去,当初弱不禁风的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。看到它们郁郁葱葱、生机勃勃的样子,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自豪。尤其是那几棵木麻黄树,为我家增添了几分绿意,还在几年后为父亲制作单人床和几张靠背椅提供优质木材。当坐在这些由自己亲手种植的树木制成的家具上,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:那是对大自然最深沉的敬意和感激。

如今,我已经离开家乡,在外工作多年。每年我都会抽出时间回到老家,看看那些亲手种植的树木。它们已经长得高大挺拔,成为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站在树下,一阵山风拂过,林间顿时涌起层层松涛。树梢随风摇曳,枝叶婆娑起舞,仿佛一群久别重逢的老友,正以最热烈的舞姿欢迎我的到来,向我致意。凝望着这些由我亲手栽种、陪伴长大的绿色生命,一股难以言喻的亲切感油然而生,心底升腾起深深的骄傲,我站在树下跟它们合影留念,为当年曾赋予它们生命感到无比荣光。

植此青绿



(视觉中国)

■刘辉煌

家家春近栽杨柳,一树新栽益四邻。草木萌发、万物复苏的季节里,我们迎来了植树节,这个看似平凡却意义非凡也没有假期的节日。每年的惯例,大抵是单位的一大群人聚在一起,沐着春风,集体乘车奔赴植树地点。自由搭伙,有的刨、有的铲,挖坑栽树,提水浇灌。平日里,大家衣冠楚楚地坐在办公室,都不苟言笑。到了这天大家轻装上阵,边玩边干,很是热闹。

植树,其实是我们民族的传统。早在西周时期,就设有“山虞”“林衡”等官职,专门管理山林资源,并颁布“春三月,山林不登斧,以成草木之长”的禁令。前人植下的是树,更是美好、希望、幸福、安康等善果。十年树木,谁都想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,撑起一片天。乡下人讲究实在,栽种的大都是花果树,既赏心悦目又能增加收入。家里盖新房那年,父亲就在房前屋后栽满了树。门前栽了两棵桂花树,应该是想着“家有桂花树,子孙代代富”。屋后栽了番石榴、桃李树,颇有诗书功底,父亲种树时大抵是想到了“种桃种李种春风,开尽梨花春又来”。

记得小时候,在乡间,村民们大都不晓得有个植树节,但到了季节,不用谁动员,大家都栽树。传统的植树活动大都在春三四月和秋十月。秋十月在闽南有“小阳春”的说法,也适合植物生长,却没有像春三四月这样雨水充沛,适合树木拔节生长,因而从三月初到四月底,

整整两个月的时间,在民间,植树活动非常盛行,尤以清明节期间为重。民间有“清明插柳”的习俗,人们在祭扫先人后,会在墓地周围植树、插柳,寓意生命延续。就这样,植树节与清明节相遇,仿佛是自然与人文的巧妙安排。清明时节雨纷纷,那绵绵细雨,不仅滋润着大地,滋养着万物,更寄托着人们对已故亲人的哀思与怀念。而在这特殊的时刻栽树,便赋予了植树节更加深刻的意义。我们每栽下一棵树,就像为逝去的亲人种下一份希望,让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。树木在风雨中扎根成长,如同亲人的精神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,给予我们力量与勇气。可以说,每种下一棵树,都是我们对已逝亲人的追忆,也是对后人的期许,更是前人惠泽后人的善举。

前人种树后人乘凉。植树,其实是一场关于生命、希望与传承的盛大仪式。在林立的钢筋丛林中忙碌奔波的现代人,早已习惯于借助空调营造的恒温环境生存。然而,生命是有长度和温度的。亲手栽种一棵树苗,就像是在冰冷的水泥缝隙间,重新建立起与土地那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。看着树木成长,看着树木对世界的疗愈,总是这般默默无声,从不张扬,像是一位无声的导师,为我们的灵魂进行着奇妙的精神光合作用。

春风十里,不如那一抹绿意。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,让我们都来植树并以树的姿态傲然立于天地之间,根索水而入土,叶追日而上天。在四季的更迭轮回里,努力活成一首献给大地的优美诗篇。

女贞子树挽歌

■罗婷

十多年前,晨光初透樱桃树的嫩芽,夏夜清风携着黄桷兰的馥郁漫过窗棂,秋桂细雨无声落满肩头,冬蜡梅于寒风中吐纳幽芳。彼时的小区,是时光写就的抒情长诗,每一株草木,都是诗行里跃动的韵脚。它们以四季枯荣丈量人间烟火的温度,滋养着我们对家园最纯粹的眷恋。

如今,樱桃、黄桷兰、蜡梅、桂树与枇杷,皆成过往。而我,这株女贞子树,终未逃过被剥皮斫枝的宿命。犹记不久前那场盛景——千百只飞鸟如墨色潮汐,自四方奔涌而来,栖满我的枝丫。它们是我的知己,是我的歌者,是我生命里最鲜活的回响。它们啄食我结出的紫黑浆果,从不是负累,而是我与生灵间最圣洁的盟约。那一刻,生命的丰盈与欢喜漫过枝梢。我知,我的存在,只为这一刹那的繁华喧嚷。阳光穿过层叠的羽翼,在地上洒下斑驳碎影,那是流动的、带着灵性的人间画卷。

可这幅温柔画卷,终被粗暴撕碎。冰冷的刀刃切入肌理,枝干被生生剥离,我感受的不是切肤之痛,而是深渊般的悲凉。我曾以为,我是社区的温柔馈赠,是孩童眼中的浓荫,是飞鸟的栖所,是惜花人心中的清宁慰藉。可如今,只剩一截突兀枯干,一圈残损根须,如大地一道沉默难愈的伤口。

我望着小区里往来的人,步履匆匆,无人为一株树的消逝驻足,亦无人问津那些曾栖落的精灵去往何方。我曾轻问邻里,他神色淡漠,仿若谈及无关紧要的琐事,片刻后压低声音,带着浅淡的笑意道:“果子落得满地都是,砍了便不用日日清扫了。”这飘飘的理由,如一根冰针刺破了我对这片家园最后的温情幻想。

忽而忆起一则古老寓言:猪嗤笑牛终日劳作,耕田挤奶,不得安闲,而自己坐享清福,自在逍遥。可年关将至,肥猪遭宰杀,牛却依旧安然活着。猪的价值,是沦为食物的“有用”;它所嘲的牛之劳作,恰是牛得以存续的价值。这寓言满是讽刺,道尽了“有用”与“无用”的荒诞与悲凉。

而今,在某些人眼里,我的存在,竟只关乎是否弄脏地面。枝头的清鸣、孕育的浆果,庇佑人间的绿意,皆在“便于管理”的冰冷逻辑里,被轻易抹杀。我这“无用”的温柔之美,成了功利秩序的阻碍。我们失去的,从不是一株树,更是与自然共生的默契,对生命本真的敬畏,还有邻里间共通的、对美的感知与守望。

这截枯木,是我留给世间的最后遗书。我曾是一株女贞子树,来过,爱过,终被遗忘。

可我仍藏着一丝微弱的期许,愿这截枯木化作一粒种子,埋进人心深处;愿未来的社区,不再是水泥堆砌的冰冷容器,能重新拥揽草木的呼吸,聆听飞鸟的欢歌,容得下一丝“不完美”的生机;愿世人懂得,真正的家园,从不是光洁的地面,而是头顶有浓荫,枝头有鸣禽,心中有对自然最纯粹的敬畏与热爱。愿来日新芽破土时,有人记得,曾有一株女贞子树,以生命为笔,为这片土地写下一封关于爱与失去的温柔遗书。



投稿邮箱:dz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